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第五卷 河東河北區

嚴耕望 撰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1986)五月
中華民國·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第五卷 河東河北區

嚴耕望 撰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1986)五月
中華民國·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定價：平裝新臺幣 500 元，美金 14 元
精裝新臺幣 600 元，美金 17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撰 者 嚴 耕 望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印 刷 者 坤 記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臺 北 市 雅 江 街 79 巷 11 號

代 售 處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學 生 書 局

臺 北 市 和 平 東 路 一 段 198 號

三 民 書 局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61 號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出版

唐代交通圖考

第五卷 河東河北區

目次

- 篇叁柒 太原北塞交通諸道……………1335
- 附篇八 北魏參合陂地望辨……………1397
- 篇叁捌 黃河汾水間南北交通線……………1403
- 篇叁玖 晉絳與潞澤間之烏嶺道……………1411
- 篇肆拾 太行白陘道與穴陘道……………1417
- 篇肆壹 太行滏口壺關道……………1421
- 篇肆貳 太行井陘承天軍道……………1441
- 篇肆叁 太行飛狐諸陘道 附易媯間之故城鎮道……………1459
- 篇肆肆 五臺山進香道……………1507
- 圖十八 唐代河東太行區交通圖（北幅）
- 圖十九 唐代河東太行區交通圖（南幅）
- 篇肆伍 太行東麓南北走廊驛道……………1513
- 篇肆陸 河陽以東黃河流程與津渡……………1551

- 篇肆柒 隋唐永濟渠1589
- 附篇九 曹操所開平虜泉州新河三渠考略1629
- 圖二十 隋唐永濟渠、曹操所開三渠合圖
- 篇肆捌 河北平原南北交通兩道1641
- 圖二十一 唐代河陽以東黃河津渡及河北平原交通圖
- 篇肆玖 幽州東北塞諸道一：居庸關北出塞外兩道1677
- 篇伍拾 幽州東北塞諸道二：古北口通奚王衙帳道1695
- 篇伍壹 幽州東北塞諸道三：歷代盧龍塞道1705
- 篇伍貳 幽州東北塞諸道四：渝關通柳城契丹遼東道1745
- 篇伍叁 北朝隋唐東北塞外東西交通線1773
- 圖二十二 唐代幽州東北塞外交通圖
- 附：本卷綱文古地名引得 廖華淑

篇叁柒 太原北塞交通諸道

引 言

- (一) 太原北出雁門關西北通單于府及河上三城道
- (二) 太原西北汾水河谷出樓煩關道
- (三) 代州東北通蔚、媯、幽州道
- (四) 代州雁門關北通雲州道
- (五) 雲州東西交通線—單于府、雲州、幽州道
- (六) 代北水運考略

引 言

太原自見史以來，即爲北方軍事重鎮。唐起太原，建爲北都，更在政治上居有特殊地位。唐代北方強鄰，先後有突厥與回紇，北敵南侵與中國防禦之重點有四，自東而西數之，曰幽州（今北平），置范陽節度使；曰太原府（今晉源），置河東節度使；曰靈州（今靈武西南十里），置朔方節度使；曰涼州（今武威），置河西節度使；皆爲大軍鎮，亦爲中國通北疆之主要交通中心。而靈州與太原府位居中間，爲國都長安之屏障，故在軍事上尤見重要，亦爲南北國際交通之兩條最主要幹線。蓋唐代北方長期強鄰爲回紇。回紇舊都在娑陵水上，其水即今外蒙古北境之色稜格河。其後，牙帳南徙於烏德健山與昆河之間，在今和林（西庫倫 Erdeninjo, E102°40'·N47°10'）之北偏西蓋不到五十哩，鄂爾渾河（Orhon）左岸之黑城子（Khara-balgasun）。其至唐之主道係由該城東南行凡一千五百里至鷓鴣泉，又南入高闕（河套西北狼山口 E107°25'·N41°20' 或石蘭吉口 E107°30'·N41°20'）凡三百里至西受降城，其地在北河（今黃河故道即五加河）西岸。由此直南取靈州道至長安約二千一二百里；由此東循黃河取單于都護府（後置振武軍，今歸綏城西南三四十里），又東南入雁門關經太原府至長安，約近三千里。雁門、太原道雖迂遠，然太原以南途程平坦，經濟繁榮，其北亦頗富

庶，故沿途供應較易；靈州道雖較逕捷，然靈州以南有橫山山脈之阻，途程艱險且人煙稀少，其北更屬沙漠地帶，故沿途供應困難；是以唐代前期，兩道行程各有優劣。

及安史亂後，吐蕃強盛，侵據原州（今固原），屢擾鹽、夏（橫山山脈北麓），北侵西城，致西城、靈州南至長安之道不能暢通；故唐與回紇之主要通道，惟存太原一線。凡使節往還，商賈行旅，莫不由之。若河上（河套）有軍事行動，恒以天德軍（E109°·N41° 稍西北地區，烏梁素海東北水濱）、三受降城為前線據點，以振武軍為支援基地，西控天德與三城，而太原又為振武之支援基地也。而國疆東北部之河北三鎮叛服不常，太行東麓之南北驛道交通亦時見阻隔。故唐代中葉之後，國都長安西北至回紇惟有太原一道，東北通幽州、媯州，亦往往取太原雁門道，是以太原府在北塞交通與軍事支援方面之重要性更為增加。

此篇以太原府為基點，考其與北塞間諸交通線。其一，太原正北經忻代出雁門關，西北經朔州（今朔縣）通單于都護府（今歸綏西南）及河上三城道。其二，太原西北取汾水上游谷道出樓煩關（今寧朔西南有樓煩嶺）亦至朔州，此為太原北出之輔線。其三，雁門關內，由代州（今代縣）東北取滹沱河谷道至媯州（今懷來）、幽州。其四，代州雁門關正北通雲州（今大同）道。其五，以雲州為中點，西通單于都護府及河上三城，東經武州（今宣化）、新州（今涿鹿東北）、媯州至幽州，此為北疆之主要東西交通線。其六，汾水、滹沱河上游似可通水運，桑乾河水運且相當發達。此諸道構成以太原府為中心基地之倒三角形交通系統，使太原成為唐代北疆政治、軍事以及商業貿易上之最大中心。下文即就上列六點分別詳考之。

（一）太原北出雁門關西北通單于府及河上三城道

寰宇記錄北朝人所撰入塞圖與冀州圖皆有太原西北出塞之途程。入塞圖云：「從晉陽（即太原）西北行百八十里至新興（今忻縣），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馬邑（今朔縣），又東北行二百五十里至平城（今大同）。」「從平城西北行五百里至雲中（今歸綏、呼和浩特西南），又西北行（脫二百）五十里至五原，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沃野鎮（唐天德軍之北六十

里)，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高關（在今狼山山脈中約 E107°25'-30'·N41°20'），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郎君戍，又直北三千里燕然山，又北行千里至瀚海。自晉陽至瀚海有此路。」冀州圖云：「入塞三道，自周、秦、漢、魏以來，前後出師北伐，唯有三道。其中道，正北發太原，經雁門（今代縣）、馬邑（今朔縣）、雲中（今歸綏西南），出五原塞，直向龍城，即匈奴單于十月大會祭天之所也。」

按此兩條見寰宇記四九雲州雲中縣目青坡道條引。觀其地名，皆為北朝圖籍。入塞圖尚記平城東北行之道，冀州圖尚有東道發中山出遼西及西道發隴西出敦煌兩道，皆不錄。

諸地名之今地，皆詳後文。沃野鎮為北魏六鎮之自西第一鎮。元和志四天德軍目云：「沃野故城在軍城北六十里，即是後魏時六鎮從西第一鎮也。」按天德軍城在今烏蘭鄂博之東、烏梁素海東北水濱，已詳長安北通豐州天德軍驛道篇。則沃野故城當在其北約六十里處，參以上文所引入塞圖西至高關二百五十里之言，地望亦略合，然則準以今圖，其經緯度略可知也。

按此為今存最早而有系統之交通史料，至可寶貴。觀此兩條所述路線方向略同，惟入塞圖所記，由馬邑東北至平城，始折向西至雲中；冀州圖所記，由馬邑直至雲中，無平城一轉耳。觀中古出師途徑，馬邑固可直向西北至古雲中，不必繞經平城。唐代史料所見，朔州（即馬邑）向西北至單于都護府（即古雲中地）尤為主道。蓋唐代北方強敵先突厥，後回紇，對於中國之壓力，主要在河套地區，不在太原正北之大同地區也。其行程大略如次：

太原府正北行一百八十里至忻州（今縣），又一百六十里至代州（今縣），又西北一百二十里至朔州（今縣），又西北三百五十里至單于都護府，即振武軍（今歸綏、呼和浩特西南約三四十里 E111°30'·N40°40'），又西微南一百二十里至東受降城（今托克托西約十里黃河北岸）及勝州

(今托克托西約二十餘里黃河南岸十二連城約 E111°·N40°13')。又由朔州直西北四百二十里亦至勝州。勝州又西微北約三百里至中受降城，即安北都護府（約今包頭西昆都倫河口之西賈格爾旗廟E109°20'，或稍東），又西北二百里至天德軍（見前），又西一百八十里至西受降城，其地在北河（今五加河，即黃河故道）西岸（今狼山縣西北狼山東南麓約 E107°25'-30'·N41°15'）。又西北出高闕塞（今狼山山脈之一谷口，經緯度詳前）三百里至鷓鴣泉。

武經總要前集一七忻州目云：

「三受降城路：自州北九十里入朔門西界，又三十里至朔門〔州〕，又三百四十里至單于都護府，號振武軍，又西百二十里至東受降城，又西二百里安北都護府、至〔中〕受降城，（原注：『在黃河北拂雲堆上』。）又西二百里至天德軍，又西二百里至西受降城，又三百里至鷓鴣泉。」

按此所記全為唐代州府軍城，北宋始終未入版圖，是必承抄唐代紀錄無疑。按朔州至單于府三百五十里，此條第二「朔門」即「朔州」之譌；又忻州至朔州不只百二十里，此間必有奪譌。然由太原北出忻州西北經朔州至單于府，則無疑也。由單于府而西所歷軍城至鷓鴣泉，正是唐代此道西北通回紇之大道。今檢元和志所記太原、忻、代、朔、單于五府州去長安、洛陽之里程及鄰州府間相去之里程，列表如下。寰宇記所記，以圓括弧（ ）識之，通典所記，以方括弧〔 〕識之。

	單于府	朔州	代州	忻州	太原府
至長安里數	取太原路 1920 (1930) 〔2250〕	1720 (1720) 〔1770〕	1600 (1600) 〔1640〕	1440 (1440) 〔1480〕	1260 (1600) 〔1300〕
至洛陽里數	1700 (1700) 〔2000〕	1350 (1350) 〔1340〕	1230 (1330) 〔1320〕	1070 (1700) 〔1060〕	890 (890) 〔885〕
鄰州相距里數	350 350 (357) 〔350〕	120 (120, 224) 〔120, 140〕	160 (110) 〔25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此表府州排列，自左至右，即自北至南之順序。觀此數據，元和志所記最爲齊整，寰宇記大同，惟偶有譌字。通典亦略同。據元和志，自朔州以南，兩鄰接州府間之里距，即爲此兩州府去長安里數之差，去洛陽里數之差亦大同，可知朔、代、忻、太原爲一大道通兩京者。惟單于府與朔州間相距三百五十里，準確里程爲三百五十七里，^①而此兩州府去長安之差僅二百里，是不相合。按元和志、寰宇記記單于府去長安路程明云「取太原路」，則經朔州爲最近捷之途徑。觀地圖，單于府至朔州決不只二百里。今審視上表朔州以南，各州至長安與至洛陽之差皆爲三百七十里。元和志、寰宇記記單于府至洛陽皆爲一千七百里，則去長安應爲二千零七十里；如此則與朔州去長安之差亦正爲三百五十里，故知諸書記單于府至長安之里數皆誤，而其去太原、長安、洛陽亦實經朔、代、忻至太原也。綱文里數有與武經總要異者，皆據元和志、寰宇記以正之。至於單于府以西之行程及朔州、勝州間之行程，皆詳後文或另文。

又由天德軍蓋略循大同川北行六十里至北魏沃野鎮故城，又北行踰陰山約二百四十里至木刺山可敦城，亦當磧口；天寶間曾置橫塞軍，移置安北都護府於此。其地約在今烏拉特中旗黑沙圖地區(約 E108° 10'·N41° 50')。由此西行，當亦至鷓鴣泉。

此節詳第一卷附篇二唐代安北單于兩都護府考。

鷓鴣泉爲唐通回紇兩道之總道口，蓋爲一大泉，故爲胡騎聚集飲馬之地，亦漢胡貿易之互市場所。其地約在今烏尼烏蘇地區，亦有即今貢嘎泉之可能。由此西北行一千五百里至回紇衙帳，在今西庫倫北北西約七十里鄂爾渾河 (Orhon) 左岸之黑城子 (Kharabalgasun)。

此並詳第二卷篇拾伍唐通回紇三道。

① 寰宇記五一，朔州「北至單于大都護府三百五十七里。」下文又云，「廢單于都護府在州西北三百五十七里。」此蓋爲準確里數；通典、元和志取其大數耳。

雲中、單于府地區，爲塞北漠南最肥沃地區，北方少數民族渡磧南徙者常以此爲中心根據地，故其地與中國北方重鎮之太原關係尤切，大隊行旅皆直接往來。如北魏初期踰漠而南都定襄之盛樂，道武帝因之南取并州，即取此道。隋世突厥勢衰，南居大利城，煬帝北巡榆林（即唐勝州，今托克托西黃河內），至其部落，亦取此道。

魏書二太祖紀：皇始元年八月「己亥，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于句注。……九月戊午，次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并州平。」按時魏都雲中之盛樂，馬邑即唐之朔州，句注即朔州東南之雁門關，陽曲在并州北，皆詳下文。是此行即取此道。隋煬帝於大業三年四年兩度北巡河套地區。通鑑一八〇大業三年，紀其北巡路線，由并州過雁門，至馬邑，駕頓榆林郡，又幸啓民可汗帳。雁門即代州，馬邑即朔州，榆林即勝州（今托克托之河西）。是亦取此路也。

至於隋及唐代前期用兵突厥，更常見出此道，且常以此道爲中軍主線。

通鑑書隋代及唐代前期數次北伐突厥事云：

開皇三年，衛王爽爲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爽親督李充等出朔州道，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大破之。（卷一七五）

開皇十九年，左僕射高颯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卷一七八）

開皇二十年，楊素出靈武道，史萬歲出馬邑道，萬歲出塞至大斤山。（卷一七九）

貞觀三年，詔數道擊突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四年正月，靖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進破頡利於陰山。又與李世勣會兵於白道。（卷一九三）

調露元年十一月，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總督豐州、幽州，三路並進。明年春，行儉行軍經朔州至單于府，大破突厥於黑山。餘黨走保狼山。（卷二〇二）

按白道在單于都護府正北，今歸綏北數十里，有白道梁。貞觀四年之定襄，爲定襄古城，即後魏之雲中，詳胡注引宋邢、宋白說。黑山在中受降城東北八十里，見胡注。觀此諸史事，朔州北出道爲一重要軍道，且常爲數道並出之中軍路線；蓋敵人入侵多由白道、陰山，即北河以北諸磧口也。

安史之亂，回紇登里可汗將兵入援，取道三城，經忻州至太原。其後唐與回紇國交較睦，罕見用兵，而通使往來，尤見此道爲兩國交通之最主要幹線。按長安至回紇逕捷之道，爲取靈武路（今靈武西南十里）或夏州路（今橫山縣西百里長城外之白城子），而東取太原府路最爲迂遠。然貿易通使，在較早時期，固見有取靈武路者；但盛唐以後，南北交往，如遣使，如貢、遺，如公主和蕃，例取太原路。即由長安東北行繞經河中府（今永濟）、太原府、忻、代、朔州，至單于府（即振武軍）出塞，或更西至高闕出塞也。中國防禦即以振武爲前線基地，西控天德軍、三受降城，而太原又爲振武之支援基地。故至晚唐，此道仍維持驛道規制，三城地帶有所經營，或遠自太原轉餉供應之。

舊一九五迴紇傳，安史之亂，肅宗賞迴紇之功，每歲送絹二萬匹至朔方軍，使彼自取。又宣宗遣使冊回鶻可汗詔（全唐文八〇），「朕……爰命使者將遠撫之。……軺車甫至於靈武，蕃使已及於塞垣。」朔方軍即靈武，此爲唐代後期，取道捷徑靈武極稀見之兩例。至於取道太原，則極常見，茲條述史證以明之。

通鑑二二二，寶應元年，「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同書二二三，廣德元年，「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及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可見太原爲回紇往來之主線。此猶可謂回紇用兵目標在洛陽也。下文所列三類史事，皆以京師長安爲目標或出發點。

唐使入蕃 舊一二七源休傳，「奉使回紇。休至振武，軍使張光晟已殺回紇突董

等。上初欲遂絕其使，令休還待命於太原，久之方遣。」及還，「將至太原」云云。是休使回紇，去回皆經太原及振武軍。又通鑑二四六，會昌元年，「回紇烏介可汗引兵……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求册命。」二年，遣「苗纘册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河東即太原，是此次出使亦取此道也。
回紇使入唐 通鑑所記回紇遣使或入貢路線之可知者有下列各條：

大曆十三年三月，回紇使還，過河中。（卷二二五）

建中元年八月，回紇使者董突（張作突董）等自京師歸國，至振武，橫暴無厭，振武留後張光晟殺九百餘人。（卷二二六）

貞元十二年八月，「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卷二三五）

太和四年，「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恐其爲變，常嚴兵迎送防衛之。」

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大關牙門，受其禮謁。」（卷二四四）

太和七年，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回鶻使者李暢入貢。」（同上）

觀此諸條，多經太原。云過河中、振武者，雖有取道慈隰石嵐之可能，然最大可能仍取太原道，殆可斷言。下述回紇迎公主使臣亦取此道。

公主和蕃 通鑑二一〇，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乙未，「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會上傳位，婚竟不成。」考異引太上皇實錄云：命皇太子送金山公主往并州，今〔令〕并州長史薛訥發兵於汾州迎太子，幽州都督裴懷古發兵赴黑山道，朔方大總管解琬發兵赴單于道。②此事雖未果行，然足見其擬議中之降蕃路線，乃取汾、并西北至單于府出黑山至突厥也。又唐會要六和蕃公主雜錄條，貞元四年，迴紇可汗「使其宰相等……及其妹骨吐祿毗伽公主……來迎可敦。凡遣人千餘納聘馬三千匹。上令朔州及太原分留迴紇七百餘人；其宰相大首領至者，館於鴻臚寺。」（同書九八迴紇條及舊一九五本傳同。）通鑑二二三貞元四年，「時回紇之衆逆公主者在振武。」即此一事。是亦見蕃使入朝，公主出蕃，皆取太原、朔州、單于府道也。又新二一七回鶻傳，穆宗時，可汗請婚，許之，遣使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詔許五百人至

② 溫公考異以他書不載此事，不足信，故不採。岑仲勉先生以爲可能有此擬議；嗣和親不成，事亦停頓，故他書從略耳。說見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太子送金山公主條。

長安，餘留太原。」此亦見取太原道。復考雍陶有陰地關見入蕃公主石上手跡詩（全唐詩八函六冊），按關在汾州。是此公主入蕃亦取太原道無疑。蓋皆由太原西北經朔州單于府耳。

以上所考，皆見單于府以南之路程。然少數史料已見道經黑山、天德軍、三受降城。復考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十月「壬辰，振武奏回紇千騎至鷓鴣泉。」新二一七上回紇傳，元和中，「可汗以三千騎至鷓鴣泉，於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又新二一八沙陀傳李國昌節，大中時，回鶻「寇天德，乃徙節振武。」此皆見對回紇防禦線，以振武為基地，遠控黑山、天德軍至回紇道口之鷓鴣泉也。振武又以太原為支援基地，故振武以西有所經營，或由太原遠為供應，如嚴郢奏五城舊屯兵募倉儲等數疏云，「今若發兩京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其糧穀從太原轉餉，運直至多。」（全唐文三七二。）即其一例。又新一七一石雄傳，「會昌初，回鶻入寇……牙五原塞下，詔雄為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選沙陀（略）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朔州），旦登振武城，……穴城夜出……直擣烏介帳。」是後期偶有用兵，亦以太原為基地也。

唐末之置驛 太原之北有烏城驛、三交驛，中葉善陽嶺有善陽館，皆詳後文。李德裕條疏邊上事宜狀（全唐文七〇五），「慮邊上奸人走投回鶻，為其設計，令在雲、朔等州斷天德、振武驛路。」則晚唐時代，雁門以北至振武軍或更西至河上三城仍置驛也。

蓋突厥、回紇入長安，取靈州道、夏州道，雖較近捷，然原、慶、鄜、延以北，或屬半沙漠地帶，或為橫山所阻隔；靈、夏以北，更屬荒漠，人煙稀少，供給困難。而太原道，路既較平，且沿途富庶，惟朔州以北乃較荒落耳，故唐與突厥之交通以此道為主。觀先天中金山公主和蕃擬議中之行程可知。逮中葉以後，吐蕃兵據原州，侵逼靈、鹽；靈、夏兩路略近荒廢，唐、回交通更唯太原一道可循矣。元和八年李吉甫疏云：「頃年每有迴鶻消息，常須經太原取驛路至闕下。及奏報到，已失事宜。」故請置新

宥州（約今鄂托克廟 E108°5'·N39°5' 地區），自夏州（今橫山縣西一百里白城子，約 E108°50'·N38°）經宥州至天德軍，置館驛，俾乘傳奏事，四日餘可達。（元和志四新宥州目。）然觀其後史事，似未著大效，蓋事勢然也。交通既以此道爲主，軍事防禦因亦增重，故以振武軍爲北河諸軍城之支援基地，太原府又爲振武軍之支援基地，故舊劉沔傳云：「朝廷以太原重地，控扼諸戎」也。

今就此道之詳細行程考述如次：太原府北行，有烏城驛、秦城驛。

舊一九下僖宗紀，乾符六年十一月，以代北制置等使康傳圭爲河東節度使，由代州赴任。「兩都虞候張鑑、郭朏迎於烏城驛，並殺之。」明年廣明元年，沙陀隄雁門關逼忻州；二月進「逼太原，陷太谷；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分兵拒之於秦城驛，爲沙陀所敗。」通鑑二五三，略同。但云，「蘇弘軫擊沙陀於太谷，至秦城遇沙陀。」則烏城驛必在晉陽北行道上，秦城驛縱不在此道上，亦必在道東不遠。

有虎北口，在汾水之北。

通鑑二八〇，後晉天福元年，「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辛丑……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又云「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云云。是道上有虎北口，在汾水之北。

府北十五里有古城。又北十五里或稍遠至三交驛；有三交寨，蓋在驛北。宋平北漢，徙并州治此。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三云：

「五臺縣向西南行三十里過胡陘河，到建安寺宿，……西南行三十里到忻州定襄縣七巖寺，……西南行三十里許到胡村……行三十里許到采村，……行三十五里到名〔石〕嶺鎮南關頭，……行二十里許到大千普通院，……行二

十五里至蹋地庄，……行二十五里到白楊普通院，……更行十五里到三交驛歇，次入定覺寺庄，見水碓，名爲三交碓，更行十五里到古城普通院，……行十五里到太原府。」

按五臺、定襄皆今縣。檢一統志忻州卷山川目，七巖山在定襄縣東南十八里。由此西南行約近一百里至名嶺鎮，鎮南行約一百三十里至太原府，則此名嶺鎮即石嶺鎮之形譌無疑。此述石嶺至太原府之行程所經甚詳，可據書古城與三交驛。寰宇記四〇并州，「太平興國四年平晉，移州於三交寨，陽曲縣界。」武經總要前集一七并州，云「移州治三交。」按宋以陽曲爲郭下縣，是三交寨必相近，與三交驛亦不相遠。一統志太原府卷古蹟目，三交城在陽曲縣北十五里，似稍遠。

又按三交口，宋初極重視爲軍事要地。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四年，「命潘美屯河東三交口。」檢同書二五八潘美傳，是年征太原，美爲北路都招討，平太原，繼征范陽。「及班師，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美嘗巡撫至代州」云云。又卷二七二楊業傳，「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合觀潘美事，此即陽曲之三交口；非代州別有其地也。

又北至陽曲縣，治木井城（今縣），去太原府約七十里。

通鑑二二五，大曆十三年，回紇寇太原；河東大將逆戰，遇虜於陽曲。檢元和志一三太原府，治太原、晉陽兩縣；陽曲縣理木井城，南至府七十里。而寰宇記四〇并州，治陽曲縣。平晉縣在州南三十里。又云「皇朝平僞漢，其太原城中晉陽、太原二縣並廢毀，置新城於城北，改曰平晉縣。」則平晉新城與舊府城不相遠。按唐陽曲縣一般皆以爲即今縣所在，唐晉陽太原縣即今晉源縣（舊名太原縣），相距不應有七十里。檢一統志，太原府陽曲縣北至忻州界一百十里，忻州南至陽曲縣界四十里，是陽曲北至忻州一百五十里。按唐代太原府北至忻州一百八十里，則陽曲至府至多不過四十里。然以石嶺鎮在陽曲縣北七十里論之，則陽曲正當在太原府北七十里。或元和時代縣治本與宋以後不同歟？今姑據元和志書之。

又北行經百井凡七十里至石嶺鎮。鎮在嶺南，隸陽曲縣。鎮東側近，有故洛陰城，隋洛陰修寺碑云「南西兩峪，觀重驛如往來」，謂此驛道也。嶺上或踰嶺置關（今關），隸忻州定襄縣。石嶺關「山勢回抱，號爲險阻」，且其路僅容單車，故爲太原府北之重要屏障，安史亂後，且置軍以鎮之。

百井 通鑑二二五，大曆十三年，回紇入寇，敗河東軍於陽曲。十四年紀稱爲「百井之敗」，是在陽曲縣。又二五三，廣明元年二月，「時沙陀已還代北。（康）傳圭遣都教練使張彥球……追之；壬戌，至百井，軍變，還趣晉陽。」又二五四，中和元年，李克用北還，留居代州，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又二七九，後唐清泰元年，「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具見百井爲太原以北之軍事要地。廣明元年條胡注「百井鎮在太原陽曲縣。」大曆十四年條胡注，「按東都事略·張齊賢傳，柏井在并州城北四十里。宋朝徙并州城於陽曲縣。」是在陽曲之北四十里。檢九域志四作百井寨。

石嶺鎮、關、軍 舊六一竇靜傳，武德初，爲檢校并州大總管府長史。「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爲郭塞。復從之。」新一一五上突厥傳，武德八年，頡利寇代州，使張瑾兵屯石嶺。「瑾未至屯，虜已踰石嶺圍并州。」張瑾事，通鑑一九一，同。又通鑑二〇七，長安二年三月，突厥破石嶺，寇并州。又二二〇，乾元元年，烏承玘奔太原，李光弼表充石嶺軍使。又舊一九下僖宗紀，乾符六年十一月，以「河東行軍司馬雁門代北制置等使石嶺鎮北兵馬代北軍等使康傳圭」爲河東節度使。舊五代史二五唐書武皇紀，武皇率諸部萬人趨雁門，將入援京師，「太原鄭從讜以兵守石嶺關」以阻之。（新唐書沙陀傳略同。）據此諸條，石嶺爲太原以北之軍事險隘可知，安史亂後置鎮，置軍，置關。新唐志，忻州定襄縣有石嶺關。寰宇記四二定襄縣條，「石嶺關甚險固。」元和志一三太原府陽曲縣，「石嶺鎮在縣東北七十里。」寰宇記四〇，同。蓋嶺爲太原府陽曲縣與忻州定襄縣之分界處，鎮在嶺之南，關在嶺之北。前引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三，自石嶺鎮至三交驛約近一百里，又南至太原府三十里或三